

坚贞一对，是双柏

◆会心一笑 ◎刘会然

一棵是柏树，另一棵也是柏树。在老家秧塘的村口，两棵在我童年时就吃立的柏树，如今依然屹立着。它们一东一南，相距约50米，怅望天地。不知道它们到底屹立了多少年，也不知道它们还会继续屹立多少年。如果你身处村庄，远望东南，这两棵高俊秀美的柏树，会突兀在你眼前，攫取你游弋的目光，凝聚你涣散的心魄。如果你从外乡归来，眺望村庄，这两棵婆娑苍翠的柏树，会安抚你的乡思，消解你的困顿。

这是怎样的两棵柏树啊？这两棵柏树，高可六七丈，腰身二人围。根蔓深潜，腰杆笔耸。树干底部，无枝无叶，光洁如洗，泛着白痴。枝干三米以上，长着密密侧枝。叶如青针，纷然上举，愈上愈葱茏茂盛。那些虬枝宛如铁铸，生发褐光。

东边柏树，杆直叶疏，略显情悱。南边柏树，杆粗叶茂，丰腴无比。这两棵柏树长势极慢慢，从小看到大，它们似乎就没有长高过。每年都是郁郁葱葱的老样子，不管是风和日丽，还是雷电交加，它们都挺立着坚毅骨质的枝干，栉风沐雨，坦承光阴。

父亲偶尔说起过，先前，村口是有一排这样的柏树，现在只留下这两棵了。

唉，如果能留存着一排这样的柏树，该有多好？可由于高大的柏树会遮蔽阳光和雨露，断断续续折损的命运，就不可避免了。在物质不丰、胃口难填的年代，在农村，这种保苗损树的做法当然无可指责。

幸好的是，这两棵柏树遗留下来了。这两棵柏树四围的农家，都怀着怎样的豁达之心，容忍了它们长年累月的遮蔽？抑或，这两棵柏树，生性低调内敛，始终紧缩自己的枝叶，让四围的菜园能充足接受到阳光和雨露。这难道是它们长得极慢极慢的原因？

幸，与不幸，都有诸多的偶然和必然。恰恰只留下两棵柏树，真是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思啊。

这样两棵柏树，如果你想象够丰富，可以想到很多很多。但我更希望它们是一对坚贞的夫妻，千百年来，夫恩爱。

它们在阳光下，摇曳枝叶，互相致意。它们在雨雪中，暗牵树根，互相鼓劲。春夏秋冬，多少少年岁逝了。风花雪月，多少历史变幻了。这两棵柏树不离不弃，坚贞不渝，互诉衷肠，用最好的风华，枝繁叶茂给对方。

坚贞一对，是双柏啊！

老家秧塘村人有种植柏树的传统。在田间地头，屋前房侧，时常能看到三三两两的柏树。但与村口的两棵柏树相比，都不甚高大。很多柏树，都是从两棵老柏树上，剪下枝叶的移栽，是后起之秀。

老家秧塘有将柏树添加进宴席的风俗。比如，孩子满三天，满周岁，满十岁等宴席，都要把柏树枝叶安置在礼品中，寄托长命百(柏)岁的祝福。还有，高寿老人仙逝后的白事席，要添加柏树枝叶，象征万古长青的生命。村里的大人，会替孩子谋取一碗白事席的米饭，叫吃“百(柏)岁饭”。小时候，

经常随大人去村口那两棵柏树上，用镰刀，割下它们峥嵘的枝叶，为寿宴等增添苍翠与祝愿。

长命百(柏)岁，多么美好的夙愿啊。柏树千百年的屹立，成为了人们肉身和精神的寄托。秧塘村口的这两棵柏树，生命超越了百年。如果你凝视它们的纹理和年轮，可以对接祖辈的目光与气息。如果你解码它们的内核和根脉，可以观照村庄的生命密码。保护一棵古树，就是保护一个村庄的生命痕迹与烙印。所以，我对保护和宽容这两棵柏树的村民，异常崇敬。蔬菜一年可种多季，而一棵古树，要历经千百年的磨砺才造就。

脑海中，时常涌起关于柏树的古诗词。“草木秋死，松柏独存。”(刘向《说苑》)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(孔子《论语》)“岂不罹凝寒，松柏有本性。”(刘桢《赠从弟》)……在古诗文中，柏树总是以傲霜凌雪，坚贞不屈的形象凸显。许许多多中国人，留贯千秋，彪炳史册，是因为他们有着柏树般的正直坚贞。

时常想，一个村庄能长久留存的是什么？

人畜一世，草花一秋。再高寿的人，长命才百岁。只有像柏树一样的生命和精神，才能万古长青。身居滚滚红尘，每个人应该追求什么，应该舍弃什么，对着一棵古树时，我们也许才会更明晰与豁达。

幸好，秧塘村口还有那两棵古柏。在物质依然炫耀，精神仍然苍白的年代，像柏树一样可以荣光的生命，是多么稀缺，又是多么丰腴。

生命常青千古播，坚贞一对是双柏。



“白粉墙头红杏花，竹枪篱下种丝瓜。”每年，母亲都会在院子的墙根处点上几颗丝瓜种子。丝瓜皮实，只要土壤适宜，没几天就发芽了。

等丝瓜伸蔓了，爬秧了，母亲就给它搭个棚架。雨季一到，丝瓜藤开始疯长，青绿的藤上生出脆嫩的须儿，宛如纤纤素手，一旦什么物件被它们缠上、卷住，就不会撒手。藤儿有了支撑，斗折蛇行，左扭右转，缠缠绕绕地往上爬……没过几天，还是露天的架顶就被一片绿色覆盖得严严实实。

不久，叶间有鹅黄的花儿次第开放，花儿在阳光照耀下，像从绿瀑上溅出的金浪花，明妍醒目。又仿佛浅浅的笑，泛着清新的香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很快，花的蒂部就长出一根细小的丝瓜，很乖巧的样子，低眉顺眼，嗅一嗅，有一股自然的清香。一阵风拂过，瓜儿荡漾着，宛如少女扭着细软的腰，多了一丝青春的风韵。

丝瓜叶大而浓密，味苦，不生虫害，所以丝瓜藤下很适宜消暑纳凉。吃罢晚饭，我们坐在架下做些家务事或者乘凉讲古。如果是晴好的晚上，月光透过棚架上的缝隙，星星点点地撒在身上，给人梦幻般的感觉。

丝瓜为夏令佳蔬，可汤可菜，荤素两宜。如丝瓜蛋花汤，明黄嫩绿相映，悦目开胃。配木耳清炒，黑木耳香脆，丝瓜咸鲜适口，营养也更丰富。此外，因丝瓜味道纯正，和海鲜搭配更是鲜美。如蒜茸丝瓜鲜虾盅、丝瓜炒海虹等，皆清香爽口。丝瓜做点心一样好吃，丝瓜长到有络却未完全老的时候，摘下来切半寸厚的片，裹了米粉蒸，再晒干，茶油煎了，很酥，有米粉香，是做茶点用的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丝瓜的生命力很强，到了深秋，叶子都落光了，裸露的瓜秧缠绕在架子上，干瘪的丝瓜零落地挂在藤上，像一幅画，秋意满纸，颇有古意。老丝瓜去皮、去籽，可用来清碗洗碟，绿色环保。也可用来洗面擦身，效果极佳。宋代诗人赵梅隐有《咏丝瓜》诗为证：“黄花褪束绿身长，白结丝丝困晓霜。虚瘦得来成一捻，刚假人面染脂香。”

清雅丝瓜

◆人生韵味

◎王永清

◆汉诗节拍

夏日

◎王和清

久读举目望，
白云嵌蓝天。
远峰尽翠绿，
近廓淡炊烟。
赤日炎似火，
柳荫可遮凉。
听蝉高树唱，
静心长寿年。

故园梦话

◎杨达寿

到底是枕头，还是
床垫，触碰到乡愁的柔软
记忆的表皮一捅破
我与故园就会无休止地长谈

故园的轮廓日日长大
早已找不回儿时那个模样
老牛和小牛穿街而行
羊群总是争先恐后，为牧人
开出被黑夜深埋的巷道
一直到村前的草场

昨日储存的兴味，又明亮起来
引颈迎接，盘升晴空炊烟
梦中重复的斗牛，毫不犹豫地
晾晒着，先迎接东方的朝阳
义乌江的公司船，抢在竹筏前
逆水而上，终点十分模糊

艄公的号子，被羊咩牛嚎抢夺
我的心头只回响着纤夫的号子
这一队和这一件件
不断缠绕，编织着不朽的晨话
最后引出脑波，永久不息……



翁子摄

我的“奥运”童年

◆朝花夕拾 ◎张金刚

回首童年，一场属于我自己的“奥运”，随时都会精彩开赛。

自行车。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。早出晚归，星月做伴；双脚猛蹬，一路如飞。时而疾速直驶，时而侧车急转，时而奋力爬坡，时而顺势蹬车，时而群车赶超。风雨交加、大雪封山，都无法阻挡求学之心，日日车轮向前，向着梦想骑行。

扔铁饼。俗称“打水漂”，扔的并非铁饼，而为“石饼”。小河、池塘、水洼皆为赛场，一人、双人、多人皆可参赛。捡一光滑扁平石子，猫腰半蹲，平手远掷；石饼在水面蹦跳远逝，绽放一串美丽涟漪。谁扔得远，石饼弹跳次数多，便是赢家。

掷标枪。随手抄起一根秸秆、一根木棒，在田野放纵投掷。空中滑过一道弧线，飘飘悠悠，或插在泥土，或扎中南瓜，或浮于水面，或隐没乱草，或赶乱鸡鸭；标枪远飞，心便快乐。过往教训告诫我：不要糟蹋庄稼，不要欺负小动物，不要伤人伤己。否则，后果有些严重！

跨栏。时常抱着板凳，在校园考试。考过，约一帮同学，将板凳一字排开，或围成圆圈，凳间间隔半米。同学排成一队，轮流跨过板凳。跳得高、跨得多、蹦得远，才是勇者、强者、胜者。虽时常被绊倒，嘴啃地、腿磕破，但也乐不疲，坚持到底。

举重。骑车涉水，水深之时便举车踩石蹚水而过；骑车抄近路，爬坡过坎便扛车不知深浅艰难前行。装运粮食的小拉车，卸下车轱辘当杠铃。蹲身，抓杠，蹬腿，平举，举过头顶，动作连贯。力气大时，竟能单手举起；若不成功，一举再举。模拟举重，练就了硬邦邦的肱二头肌。

射击。自制木枪，握在手中，口中拟声：“叭！”无弹无靶射击，照样乐在其中。买把水枪，在墙上喷水作画，将伙伴打成落汤鸡，好生痛快。最刺激的当属弹弓，手握木柄，拉长皮筋，瞄准目标，石块“嗖”地射出，打下小鸟，打下苹果，打哭同学，打碎玻璃，打落马蜂窝，甚是疯狂。

摔跤。话不投机，仅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便摆开了阵势。打麦场、沙滩地，甚至随时随地便开摔。两人相向，双臂互搭，来个绊腿，来个耳推，来个拧扭。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可能咬耳朵、揪头发。没有规则，只为摔倒对方。不过，摔跤过后，便握手言和，还是朋友。

足球。百无聊赖时，单人开踢；兴致高昂时，多人互踢。一块小石子、一个饮料瓶，在脚下踢来踢去，边踢边跑。踢到最后，扬脚射门。石子或落入水中，或飞入草丛；饮料瓶或腾空飞舞，或直入垃圾箱。时间一久，练了体力，费了鞋子，露脚趾头，蹭破鞋底，仍旧幻想踢出个未来。

拼俩课桌，木板当拍，打乒乓球；同伴弯腰弓背，双手一按，分腿一跃，原地跳马；偷摘水果、黄瓜，被主人追赶，练百米跑；骑在牛羊背上，悠然自得练马术；折根木棒，众人击打练击剑……

我的“奥运”童年，我的快乐时光！

孙健波 摄